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三五〇回 賢郎舅旅館談心 假英雄擂台獻丑

話說徐寧被殷強兩手一開，直向面門打下。徐寧一見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趕著將頭一埋，望旁邊一閃，讓雖讓了過去，險些兒一個面磕地。殷強卻也乖巧，見徐寧如此，也算他吃了點小虧。若再等他轉個身來，自己卻不是他的對手，因喝道：「小爺爺打得不高興了，且下台去玩耍玩耍，明日再來會你。要把你跌下台去，俺小爺爺才肯甘心。今日權饒了你罷！」說著，早跳下台去。徐寧聽說，只氣得三屍冒火，七孔生煙；再要與他爭能，殷強又是個小孩子，就是勝了他，也不甚響名，而況他已經下台去了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悶悶不樂。此時已是晌午，曹德彪就約了徐寧，到後面午飯。黃天霸抬頭看見一酒樓，前去用酒。才進酒樓門，忽聽有人招呼道：「黃叔父！你老人家在這裡嗎？」黃天霸抬頭一看，不是旁人，仍是殷龍的三子。

因道：「殷賢姪！你們昆仲來了幾天了？住在哪裡？」殷勇道：「昨日才到的，住在城裡萬家巷興隆店。你老共來了幾人？」黃天霸正欲回答，殷勇又見計全、褚標、朱光祖、關小西、李七侯、李昆、金大力、何路通、王殿臣、郭起鳳、賀人傑等人，一齊進門來。因又說道：「諸位伯父、叔父，連賀兄弟都一齊在這裡呢，可巧極了，幸會幸會。」說著，即讓黃天霸等人一齊入座。黃天霸道：「咱們大家一桌坐，不必分開來坐罷！」

於是便令賀人傑與殷勇等一齊坐了。黃天霸等人，就分開兩桌坐定。殷勇見了萬君召卻不認得，便走至朱光祖面前問道：「這位，小姪不曾見過，也得要行個禮兒。但不知尊姓大名。」

朱光祖道：「這就是鐵臂哪咤萬君召，你爹爹也曾會過他的。」

殷勇聽說，便到萬君召面前行了禮，口中說道：「還望叔父寬恕，小姪未曾謀面，勿罪才好。」萬君召又謙讓了一會。殷勇又叫兩個兄弟前來見禮，殷剛、殷強隨即過來見禮。萬君召先誇贊了他三人一回，當下又問了他些閒話。殷勇仍歸本桌坐下，大家各用了酒菜，三張桌上，歡呼暢飲起來。一會子用完酒飯，黃天霸搶著一齊算了帳，把錢還了。大家又一起出了酒樓，還到播場去，看了一回。

可巧午後，並無一人上台比試。曹德彪在台上招呼了一會，並沒一人上台，殷勇便低低的向黃天霸道：「黃叔父！你老有著一身本領，怎麼只在這裡旁觀，不上去比試一回？你老上去，也可將那曹老兒打下台來，給人家暢快暢快。免得他在台上目空一切。」黃天霸見問，因說道：「賢姪有所不知，咱們哪裡是為看打擂台到此？是因奉了施大人之命，前來有要緊公幹的；少時再與賢姪說明，便知道了。」殷勇見說，也就不往下問。

曹德彪招呼了一會，見無人上台，也就穿了衣服，率領女兒並兩位教師下台而去。

黃天霸等也就一同進城回店。到了城內，說明了住處，他便叫殷勇將行李搬來往在一處，好大家談論。殷勇也極歡喜，立刻將興隆店算明瞭房飯錢，搬出店門，搬到黃天霸等客店裡去，不一會已到。黃天霸就叫店小二，快騰出一順五間，大家皆住在這一進內。殷勇兄弟喜之不盡，因又向黃天霸問道：「方才叔父所說，不為打擂台而來，是奉大人之命，有要緊的公幹。到底是為著什麼事呢？請說明一回，好使小姪得知；如有須用小姪之處，小姪還可相助一臂之力！」黃天霸見問，因將蔡天化如何是彩花大盜，奸辱良家婦女；如何兩次露名留柬；如何捉拿不住，如何在拿復逃；如何準備擂台，欲招誘蔡天化到此，合力拿捉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殷勇道：「但有一件，小姪還不明白，蔡天化既已如此，何以見得他一定來此呢？」黃天霸道：「賢姪有所不知，這蔡天化非比那泛泛強盜，他卻具著一身的刀槍不入的本領，因此自逞其能，偏要在眾人前顯顯自己的武藝。不瞞姪兒說，就是愚叔等這一班，皆不是他的對手；所以特地請出萬家叔父，前來幫同拿捉。賢姪如無事，且稍待幾時，自見分曉的。」殷勇道：「小姪好在是奉父親之命到此，就耽擱一月半月，也不要緊。回去只要將這件事與父親說明了，父親他也決不見怪。如果蔡天化果真前來，小姪雖無大用，也還可以稍助一臂之力。」黃天霸道：「如此更好了。」說罷，殷勇等退出，又去朱光祖那裡談了一會，又到各人房裡周旋了一回，然後才與賀人傑閒談起來。賀人傑此時也學了兩句世務，因向殷勇說道：「小弟自從去年與二哥一別，不覺又是一年了。」

岳父、岳母想都康健，大哥可在家嗎？大嫂等還安好？」殷勇道：「老人家與哥嫂等均好的。現在賢弟在淮安，想還住在黃叔父那裡了。」賀人傑道：「去年已將家母接來，一起住在黃叔父那裡。」殷勇道：「實在不曉得，倒少禮了。」賀人傑道：「來去匆促，也未順道去岳父那裡請安。」殷勇又謙讓了一回。賀人傑又問殷剛道：「三哥今庚□幾歲了？」殷剛道：「小弟與兄同年，也是□九。」賀人傑道：「幾時生日？」殷剛道：「僭長兩月。」賀人傑又問殷強，殷強答道：「小弟今年□七。」彼此郎舅閒談起來，真個是情投意合，不似那年在殷家堡爭鬥的時節，彼此恨不能都要性命的一般。殷勇又問道：「這裡還少兩個人，張氏與郝氏二位孀母不在這裡嗎？」賀人傑道：「他二位老人家，一來為大人跟前沒人防護，二來不久都要添小兄弟了，因此未來。」殷勇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彼此正談得高興，忽見店小二進來請吃晚飯，四個人便出用晚膳去。用過晚膳，彼此又略談了一會，就各去安歇。

次日一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大家用了早點，便一齊出門，仍去看打擂台。不一時已到播場，大家就在原處那個茶棚內坐下。見有人在台上交手，未及數合，忽將那人丟下台來。接著又有一人上來，也是不到數合，又打落下去。接連有五六個人皆是如此。曹德彪便在台上喊道：「若再有如這樣不中用的，盡可不必上來罷！免得有累本台主的拳足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正南上人叢中擠出一人，大聲喝道：「台上的聽著！你有多大的本領，膽敢口出大言？俺來送你的狗命！」哪裡曉得還是如此，上去不過三五合，仍舊被丟下台。曹德彪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道是個真有本領的，原來還是個不中用的小子！」笑聲未畢，忽見台上又跳上一人。畢竟此人是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